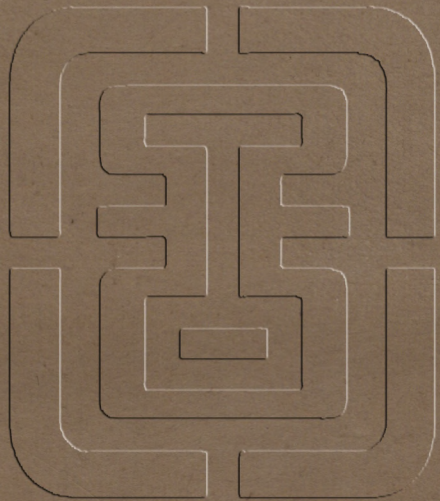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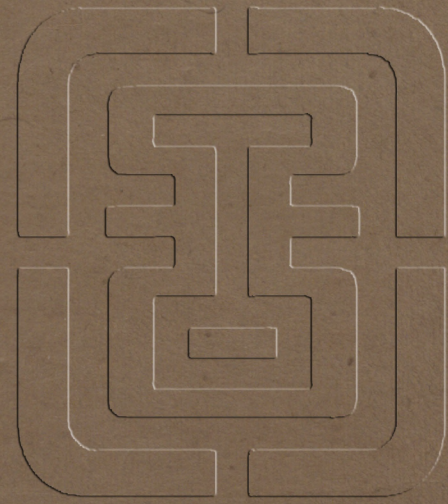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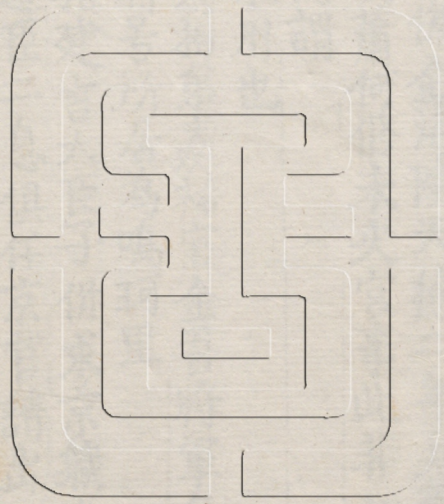
1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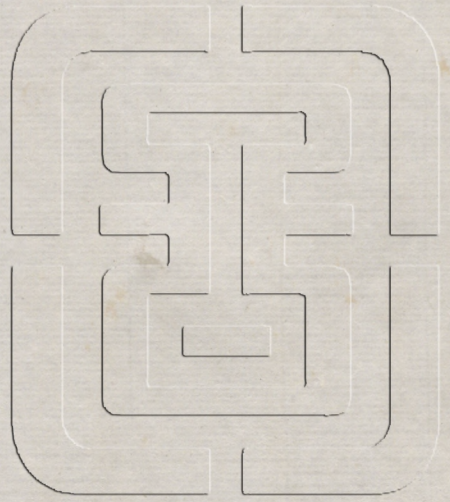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二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玉堂嘉話卷之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迂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君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驪導盈閭巷時号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

始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買豫給以直僥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李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弇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磨讚曰柳樵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方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万八千言大數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

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皆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万事之統不皇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近因省華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詩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及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射乃為稱職

重出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

意詞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
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重
西溪云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王詔別有擢用其
子贊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
以嫌疑故特回避而公拜禮部尚書入賀以成之

鹿庵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
塊按成餅憚以謂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
為馮特肘着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
當持重措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

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它自堯舜已降旱
憂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天
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两
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
地八万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起武靈王既破林胡
始城雲中秦紹漢罷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

馬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阨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為甸服遠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攷位為宮闕是曰西京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夾京師立戟者不十人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尔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遊市取染工曆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一字不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橐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觀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麁即良工往洞中上不能別至於瑕玷墨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

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之鸚鵡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品下巖西坑後歷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品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因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万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觀於前也無眼者雖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

此崑壁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惟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及為準然止於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斲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

時開樂領上

祖宗於藩邸文其諱曰惟我

烈祖誕受

上帝之命肇造區夏

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
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
未濟于成今予小子肅將

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于我魯邦欽
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敢取私聞庭用畢我先志以對

天之休神其格思

翰林李士傑成鄉先生
辭也皇至集賢院六等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
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道也者
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
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
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
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

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
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
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曰名以
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
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
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
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翔平顯等州或京庭試試期
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
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
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夫眷三年新津
府試迄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二年遷
都于燕自後止試於新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

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今群經子史
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
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今易書
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
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
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
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
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
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
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
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
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

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
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
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
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
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
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
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
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
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即後不得為例
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
一官第二三人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
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

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十大夫
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平如大定明昌五
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
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
其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
性修道以入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
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
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
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
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京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
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

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開秦家城外悲
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徒單顯軒
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
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
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乘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
貿易

唐禮部負外郎為瑞錦窠負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
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孤楚元和初任此負外

即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發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侶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吏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

高則揚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

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南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叅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

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

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

外非與戰不得入官太率百人以五十為襲五十

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

殿上伏尊以界吹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

有鍾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

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爲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壬爲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爲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爲一苞也

漢律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爲從傘也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照宋曾冊爲東懷國溫公通鑑無

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爲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爲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方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

千餘里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
從謝荅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
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
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
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
學者率以一字爲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

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
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
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爲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
齊万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
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
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已一旦當事而發之
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爲陳子
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
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

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祖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祿為事則斯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堯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胡文定公語揚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此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雇傭也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

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淄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亭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

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

一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以示高
一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
一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兄曰按

星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
申南而東井方出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兄曰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井非十月也

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

采衛要欲同文

直學士高鳴樞撰此也
公本原人今至東門高書

玉堂嘉話卷之中

玉堂嘉話卷之下

魏景傳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鑿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鐘離權景凡五世矣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知水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陽羅泐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見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

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米返置錢於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太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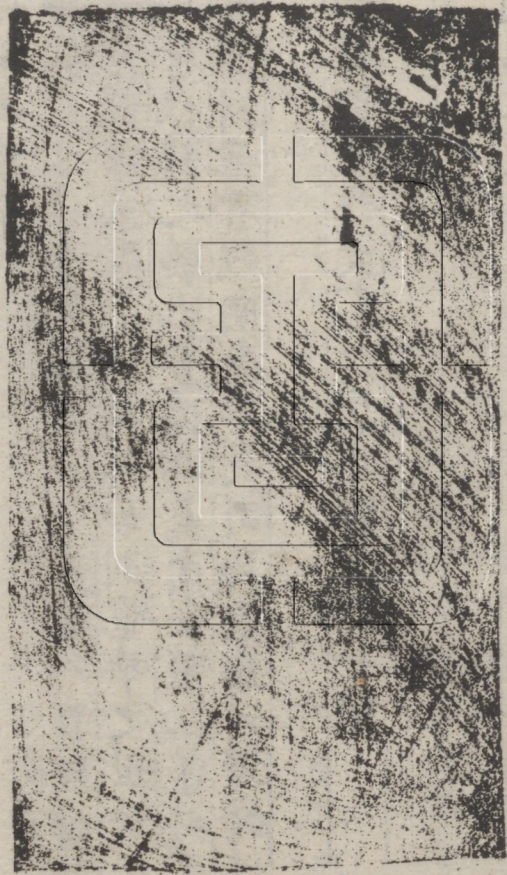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
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
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紉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蚕書
曰蚕為龍精月值大大則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李
林甫月令釋曰先蚕天駟也先蚕之神或以為苑窳
婦人寓氏公在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
天駟歷論不一然蚕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
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



駟可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蚕漢祝苑婦人寓氏公主比或有所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此齊使公卿祝之非也其曰龍精暑子賦蚕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遙王王者必感以典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

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戒

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達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

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鄭志吞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

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明宗下曰昭子以穆事上曰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祀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相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又祭統曰昭穆者敬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議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為之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知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大而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

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子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聖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坐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帷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之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祭

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遺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本立而表之大社廣五文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胃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性黜其祭血取其陰類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佾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霤田主社示本也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

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

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瘡木氣多偏岸

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瘵暑氣多天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土氣多在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

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

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
中濁而宜菽維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紅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
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
空伺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
以菜為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
藻之屬蓋以伴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董苴也
姓族氏說

姓 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以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竟賜為信以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占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

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廷者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闕內侯本

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闕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

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

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誦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羗侯是

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侯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狀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

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已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

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

鎮圭

公謂二主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但文有鹿緝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爲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

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爲任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以

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駟琮

駟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爲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爲牙齒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組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爲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

之類與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虎禮西方之玉也以蓋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環說文曰環大孔璧也入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施於佩或施之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大王事秋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

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

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

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

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

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

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賔介饋之以束錦食

禮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

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

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

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

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

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腸者臘也因臘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飲餼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太守邦國者用之

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為節鑄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

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

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為之以英蕩輔之英蕩書函也以竹為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

管節以竹為之折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

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闕者與
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
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
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珠守邑則守節不特於邦國
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閔凡所達貨類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
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闕
用傳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
遺制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
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
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禰宗小宗宗

別子為祖為宗

諸侯之君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裘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

也繼禰者廢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

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文亦曰

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

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

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紐

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

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五地

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爲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爲身寅卯水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

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

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干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色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干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脰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脰納音色火其色赤赤爲蹄

九州釋義

交州交信也五行星流而爲交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荆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莫近也爾雅云河兩間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為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

所不及陰氣雍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徐舒也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

文討賊戰亡靈發于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

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

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

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

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

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

京師不見皆賀且以為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

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為災當益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鄉飲酒云春之爲言蠶也產万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

等牲牢布邊豆昆虫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禮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

唯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坐爲絕

倒禮即張緯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禮齋先生遺規今年二十七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

式一般亦是昌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作

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貫五經論窳明白

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閩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村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京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何遜又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藝之說德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

龍庭時以瞻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託

便族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桑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氈皮為裘角為杯匝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屎又何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机上忽投膏觀中揚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揚突起曰吾遊汝燕城閣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開避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徒單侍講說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間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

客為嘆息

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目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

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盜面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草取金實錄內各

臣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負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老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畧之其人勲効鹿庵聞之曰其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唐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托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較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隆及晚年遼為弱宋為孫至天祚金朝太

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目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亦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要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

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曰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
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
通作南史內朱梁各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未保有北
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
前宋相次而終言地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水西
川白溝也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
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
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
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
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
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
勢使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
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愚嘗驚
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
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
列五代者良可知隋李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
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
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
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
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
復讎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
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
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

子後雖廢為湘陰公曼亦尋即皇帝位于晉陽終曼
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與國四年
歸宋依今日所論曼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
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三十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
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閩宋太祖不
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
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閩固有定跡不圖
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閩天下公論
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

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
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已而惡他延引強

兵深入邊行覆轍金後遼之事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讎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日姪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還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秦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

宋遣日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救為伯進增歲幣獻

權臣之首韓世昌師五也論其容濬其自出送餉者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

篇子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

師姦目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各來可追此詩書於上

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怜是時中原連

年饘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庶自責之心深重形

于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

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未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在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歟衞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

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僕再拜而言曰以此責之庸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疑宋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勅脩遼史刑期榜狀元張檝預焉後因南宋獻箴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遼史蚤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寔出望外幸謂言之僕因就毫

猪鐸狂斐以俟憲事者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撫
云尔燕山脩端謹記

鹿菴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
七字有至六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鄉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聳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
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灤

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双塔堡新店驛入
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
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水而上下皆石橋
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
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
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拖胡嶺下有驛曰字
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
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叢幕羶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
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廢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蘇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寨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類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濤陀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駟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二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甍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其水始而流湍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免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

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候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浦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石墩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

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遮夏之所也道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舒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

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潼脩時祀也其什噐皆用禾稊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嶺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

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
大晏所部於帳前自

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
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
頭山而止越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
于大牙帳洒白馬渾什噐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
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
西南徃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
趨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徃則今日行而
明日留逐水草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
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

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

衾禡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

眷顛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
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
致天下之賢士也德禪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
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
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大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升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錄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趨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王輅圖 王輅件段尺寸及太平車尺寸等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着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鷄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兩降過生創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祗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南簿圖 祀圓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古

丞相如故

竇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儼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曠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羨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猷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應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槩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泉壑

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
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
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
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釐導邪政
狎昵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
弃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衆
盛百川沸騰壤民廬舍圯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
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霖霖
十五日一澍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
畧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
迂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
宗廟謚号皆儼所定撰人朕該博儼冲澹寬簡好賢

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
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
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
無差時開貞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父康公定奪世宗先生時為承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熙宗

世宗

太宗

海陵疾人

章宗

衛紹王

哀宗

宣宗

實錄

實錄

志書七

天文附五行

地理附地境

禮樂附知祀

刑法

食貨附交鈔

百官附選舉

兵衛附禮樂

列傳舊官員錄去已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偉
勲業可稱不限品從

隱逸高士附

忠義

文藝

儒行

方技

列女

逆臣忽沙虎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
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曆令一人專掌以後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請

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着心

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周幹臣云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

編修人來房屋吏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

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車

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

開年小也宜換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

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

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

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禁且定編修

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
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
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騫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
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
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
不亢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
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
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
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
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文字
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余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紫箒在咳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為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先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

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闊之遇于以見

聖朝宗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拜叙書于后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閭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部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敷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多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

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真之黃閣未幾咨發

江浙行省議銀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

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親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為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永學刻之卷末云岿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壹伯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附錄

制辭

授翰林修撰

王惲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常績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

封謚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汚隆尊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貴交之信度大茲渙號以揚庭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鉅吏弊而翼植民

彙三入詞林敷潤

皇猷而表章

帝典進承華之昭鑑恢

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恭之是稽繫晚生斗山之所仰式遄歸而請老遽興歎於云亡瞻彼壽春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維人尚裕昆之克紹肝蠻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謚文定王者

皇帝聖旨衷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廼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略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

皇孫傳觀弘益良多近日又蒙

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

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

兩朝御覽珍重文集又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

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
蓋抱經綸之志詢天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

先朝著蔡之是稽繫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
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
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
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
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江西行省
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
非惟儒風有所激勵實彰

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
三十冊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

糧多處就便利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
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
咨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糧內就便利行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委
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楷完備咨來去
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
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江浙行中書省

王翰林文集

年 月 日

諸賢慶壽哀挽詩并序

壽七十詩卷序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公自

文聲予方弱冠時人有持公詩文至東平者予讀之

以未及識面為恨中統建元始遂願見未幾被召

至京師時一款接情相好也既而予來養

契闊至元十二年予應奉翰林文字復歲公入為

待制王堂多暇日得考古論文知其所未知聞其所

未聞為樂可勝既哉予賦分涼薄公尋又舍去出貳

提刑按察雖聲問數相及十五年間僅一再會晤迨

予移疾返鄉里而公膺

爾書之召予亦蒙誤

恩趣還寓舍頗相遠自非公集率不得相過
惘然公長予六年今平頭七十神明不衰事理至精
熟下筆作文不減平昔至其論古今利害援引
有條不紊每賓友期集未嘗後約而至步履輕便不
事杖策行且曳之而鏗然作聲院屬聞之知為公
矣少日多飲酒近歲浸復不喜遇良辰嘉會雖得意
適猶能滿引舉白至數杯不亂子賢孫孝以學問世
其家晚景泰然順適所欲壽祉方隆未有涯也予著
作公孺置酒為具稱觴上慶諸公例作詩稱頌予謂
公孺言七秩之壽未足為君家公賀也申公膺東帛
之招衛武公作詩歲警之曰會當副士林之望是席
也姑為贊詠張本云元貞二年夏五月東平李謙序

詩

閻承旨

七十人生福壽隆
耆英纜入畫圖中
耆英會七
十方入
靜吟
秋澗雲泉綠安步花磚曉日紅
玉樹芝蘭方秀發
詞源筆力愈清雄
鹿庵慎獨傳芽派
會見遐齡繼兩公

王瓠山

文衡始字文康公敬齋鹿庵聲望隆
共城三王稍後
出秋澗早直蓬萊宮
升華屢赴廷英召
下筆咸推言
語妙邊臣獎諭相
臣麻百粵三韓同
答詔烏臺初立
公選掄輟之持憲材益
伸宗祐不嚴考工罪
忠言疊
疊達楓宸繡衣山東
又河北民不媮
浮吏姦戢累牋
進上青宮圖
玉裕淵冲垂典則
出處平生唯自足使

節何堪上閩蜀搜窮學海思適賸練多世事機圓熟
天朝養賢恩禮殊中統而後元貞初東門賜金開祖
幄西園東帛隨徵書重來地尊年未老積行弼中外
敷藻鈎深輯略手編研謹而月之仍細考共山不煩
頻勒移耆英今日非公誰九十司徒昔嘗有康強七
十歸豈宜晚生幸際扶搖使前輩風流親接見中州
元氣三數公介壽同饗公堂燕

楊損齋

方平家世有公賢三壽繞行七十年秋澗未容歸舊
隱瀛洲方且會群仙向來政事流遺愛此去文章論
正傳我幸巷南瞻巷北時時訪問得周旋

陳北山

秋澗仙翁年七十五色筆頭百鈞力應龍淵潛忽天
飛白日湧雲轟霹靂瀝須臾雨止風亦霽萬頃淪漪舞
秋碧真書透紙錐畫沙行草入神縮驚蛇胸中政有
不平事擲管一掃無邊涯平生六籍不去手刊落枝
葉收菁華世無公是有公器跳出百家成一家癸巳
之秋甘赴召晚生何堪從諸老長楊館裏共瞻
天承明廬中同視草別公南去五閱春邇來拜公情
更親公雖引年乞謝事看公神觀老益振當年上壽
客滿座奉觴送起爲公賀犀軸綺語光陸離紙尾挂
名惜欠我八十行及李東軒九十會到鹿菴年願從
期願數滿千我亦預備長生篇

王鹿泉

蚤歲聲華便軼群學優不輟向來勤

兩宮垂顧逢千載三世讀書萃一門
蘭省柏臺留讜論玉堂金馬煥雄文
平頭七十無多賀會見諸孫子

又孫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內翰秋澗公謝事之明年終命於家春秋七十八寔大德甲辰六月辛丑也儼聞之悼心失圖彌日曩自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傑並嘗求其所為文諷誦之愛其氣格雄拔不窘近世繩尺每以不獲摳衣趨隅一問津焉為疇昔恨既而公提憲山東按部過鄆始遂一拜履絢輒辱折行葦以待聽其論說古今文字淵淵浩浩有源有委如法家議獄絲

髮不少貸一歸公是而止使人胃中之滓都盡嚮來辦香於是為贈爾後參商相望瞻拜弗獲徒有江空歲年晚之歎壬辰同被

召詣公車入見

世祖皇帝于上林苑癸巳又同拜

北扉之命甲午抑又同在史局纂修

世祖皇帝實錄幸哉日得聆慧教備准諾惠教弘多尋儼移病歸及再入奉常公已登七秩矣乃出諸名勝賀章見示且命追補前作為賦七言長句公過為激賞辛丑拜章引年甚力朝議以公

三朝耆宿特

命進秩二品且授子公孺鄉郡府推以便養仍官孫

竒祕書郎以寵其歸

恩至渥也比哀問至京師縉紳之流皆失聲相謂曰
王堂東觀寧復有此翁邪往往見諸哀誄是則哀生
文邪文生哀邪詞之有七哀八哀豈容已邪一日公
孺走書需予引篇首儼以公宏才碩學揚歷清華殆
四十年其事業顯顯着人耳目之表庸何俟贅言哉
惟公嗜古力學凡所未見書訪求百至必手為謄寫
老大尤篤視盛孝章為無讓平生詩文幾四千篇雜
志總八十卷方易箚始停筆其勤可謂至矣其振耀
來世宜矣嗚呼儼從大人先生游能幾時乙未紫山
胡公卒丙申苦齋雷公卒祇惟公一个焉今又卒嗟
後生小子於何考德問業焉少陵所謂長嘯宇宙間

高才日凌替豈不重可哀邪迺擬楚騷之亂以抒余
哀其詞曰

太行壁天兮橫亘坤維篤生偉人兮企其齊而鞭赤龍
兮駕白霓凌倒景兮滅沒其可追疏決雲漢兮黼黻
明時渾渾灑灑兮孰闕端倪味一鳴兮喑萬堆溘
塵埃野馬之一瞬兮浩江河之獨馳嗟形蛻而神往
兮逝者如斯與造物者為徒兮萬萬古猶一葦大冠
如箕兮珮玉陸離歎音容之在目兮眇一去而不復
來叶顧四方上下安所止兮雖巫陽九招竟奚為諒
冥冥或昭昭兮知邪弗知哀鐸有詞兮尚以聲吾悲

陳儼歛社端拜

學與天淵博名隨事業新文章早無敵字畫晚逾神

真躅追前哲遺芳澤後人獨憐秋澗月猶照玉堂春

劉敏中斂衽書

司馬凌雲氣逼真廣川精學道為隣文章館閣三朝
舊富貴兒孫八十春醴酒常存沾講舌

內帑特賜表詞臣歸來勘破浮生夢白玉樓成筆愈

神

劉孫頓首上

文章字畫世爭傳四海飛聲自早年冠豸一方驄馬
使腰犀二品玉堂仙承家素學兒孫貴謝事清朝壽
福全零落山丘懷謝傳西州門道獨潛然

王德淵載拜

儒林宜有傳汗竹藹餘青筆陳如飛電詞源若建瓴
方登群玉府遽憶湧金亭欲扣平生學撞鍾愧寸莛

疇昔聞淇上三王藉有聲共推天下士獨擅斗南名

吾道光昭代斯文屬老成玉堂佳話在一讀一傷情

中統文明治都司政事堂寵分鰲禁燭名重栢臺霜

空谷藏遺藁餘哀寄挽章鳳毛今有子染翰侍

君王

劉賡辦香書上

嗟哉秋澗公立志恒矯矯文章尤苦心傑出千仞表

公之筮仕初庶務猶草草每以正自期臨事無大小

閩中憲節回淇上風煙好微書下九天鑿坡須故老

一旦幡然歸群情惜其早餘慶及後裔心事粗能了

生平英靈氣因風入具香明月太行顛詩名同皎皎

王約頓首

德業中朝望文章蓋代名誨人循善誘接物極推誠

春露傳家記澗溪別墅銘歿寧無少恨三世荷

恩榮

表弟韓從益再拜

縱橫筆陣知無敵如將非壇拜韓白先登劇壘特勇
夫投石翹關之風格黃金端可鑄鷓夷坐困強吳霸
全越文場自有萬人英豈尚虛浮棄直實唐興繼代
重詞科往往篇章見家集世衰鼠尾競喧啾天下幾
人能事畢王公才敵異徹侯情焉夜壑藏虛舟修焉
有力負之去不讓橫槩劉并州勢如偃屋建領水熟
如平地馳輕輶味如調羹夏鼎鬻溫如器琢崑山瓊
平生無意修邊幅丈室凝塵勝華屋詩腸耿耿火陵
心經笥便便孝先腹豸冠繡斧滌源清視草判花隨
意足南歸鄉里未揮金寂寞荒阡竟埋玉獨存秋澗

大全文來者相傳誦芬馥

至大改元春三月望

日洛客暢師文再拜

束髮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

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
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滿
白雲

濟南張養浩拜手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
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
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
郡夫人春恤隆渥上及干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黃
祭告寵賁松楸越王氏有熈是用追述先公立身
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暉字仲謀
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
先生曾祖妣呂氏臨清大家祖父諱字亡金衛州刑
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

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謚敏懿祖妣孟氏
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
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主事中年折節讀
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
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謚莊靖
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
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麓王公詩文字畫已有
聲紫陽遺山一見為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揚西菴曹
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
為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
尋被中書召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
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

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
出其手共稱敏瞻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
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
行之允焉遇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
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
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講法制以立紀綱設
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察為
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竊直
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
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為側目九年陞授承直
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盛民囂
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

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畏法致
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
者殺同產兄社獄因繫緩逮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
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惋省檄鞠問廉得實跡一問即
服時晉絳父早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
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
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揀姑射山文石藉夫匠力闢山
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利由之而出土人刻石
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
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
建廡傳遊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諭十三年奉

命同陳鄴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
綫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
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
稱其文章精妙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
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
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
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熟議極乎中正方可服衆惟
克已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
部內府尹恃占名鷹房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
何即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徧諭諸道遠

近為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搭衆利甚夥與監逸
去事白曰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
計矣質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尹庫因告許
曾蒙賞賚沮嚇官府肆凶侷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
數奸惡痛杖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
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
略於

東宮廣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
圖後斷以已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諭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趣不應時
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問其故曰力小任重剥衆利
已未見能父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
守廿六年授以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甌
閩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奄為盜區黜尤貪惡
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
具有籌策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郊東繫則西逸西逐則
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

朝廷允焉賊果潰滅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

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

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繼上萬言書條

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
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攬威權五
曰重廉司以勸廢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
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
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
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
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
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九預
廢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九十
五篇逐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政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
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
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
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
孫苜祕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
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松第正寢之春露
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
人推氏祔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
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
季女資婉順事舅姑睦嫻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

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即治之如法故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已出內助力爲多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潁州事孫三筇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詵詵侃侃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郎楷次適甯氏子重孫五男漢璋德璋潤璋文二皆幼廢子二公儀廢授承務郎周知磁州事公說衛輝路儒學學正生子瑣住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器業與人交樂易直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己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迺已宮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私覲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鑿救視沒爲殯歛以行橐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南官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旣周其喪妻少囊珎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俱重爲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爲文章不蹈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

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
有用為主宜乎縮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適婉以魯
公爲正所書卷帖爲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
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箒方停筆平昔著相鑑五
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
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
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
蒙

朝廷公議爲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
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
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爲建白雖未盡行

後竟如所言較其蘊奧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
贈謚 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
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繫晚生山斗之
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爲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瞻茲克勤

策勲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抉雲漢

大放辭源

鴻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拜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訶 百纒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瞻遺藁 為世著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謚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功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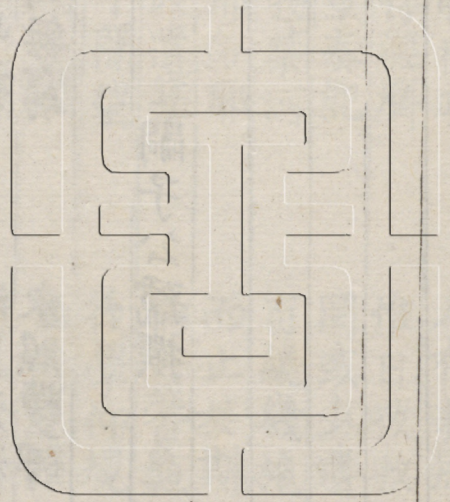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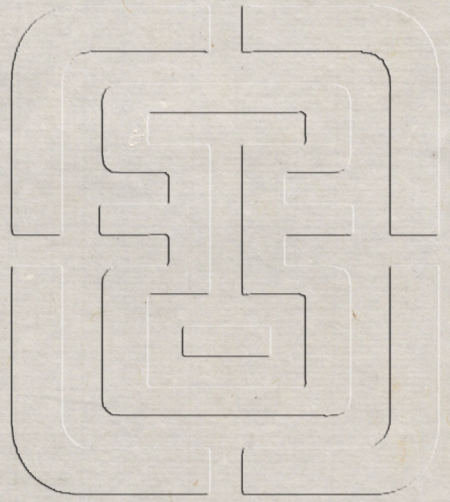
又何俟曠世相感 則吾道為庶幾

用是昭告 神寧無疑

大行峻極 清泉漣漪

淵峙無窮 永照豐碑

嗣子公孺撰



永源集附錄

